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金石新編卷三

明 陳暐 編

水利

沙湖隄記 吳寛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内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内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瀦輙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邪或曰太湖中分為

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
並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輒崩則有浸
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
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葢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
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
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
絶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不
獨此爾旁有盜藪以行刼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於

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勑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葢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旣恊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濬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

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廵撫為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為丈三長為丈三百六十隐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為功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髙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葢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於壊而已今夫

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為史侯簡今為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暐知縣劉珂鄜璠縣丞陳讜賓胥主簿喻秉則勞

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才操與姚君之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為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倪岳

四明楊君子器以成化丁未進士來知常熟縣事孳孳治理事有病民者次第罷去惟是縣治濱海其東北有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于海在宋元時嘗立水軍寨建為鉅鎮我朝更置巡檢司以事防守

歷歲滋久海水衝堋至今浦口已三十六里廵司亦三易其地浦爲潮沙所壅堙塞亦久旱則潮汐弗通澇則沮洳弗泄民兩病之君軫于中思力濬治以工鉅費穰未易事事適水部郎中新喻傅君曰會奉命來司水政首具始末以請謀之而協遂命治農丞趙祥者董其役民用胥勸役者子來於是濬許浦之壅者濶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竒分占工作稍食稱事爲力易者人三尺爲力難者人一尺有竒工畢即釋不計

早暮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崖積土以為坦道植柳于兩崖之上俾土不善崩以蔭行者得舊石閘於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以時蓄泄有節旱澇無虞易置廵司于閘上用便廵邏復謂梅李實居上流水圯不通舟行用阻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濶減許浦十之二始濬許浦繼濬梅李蓋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里有奇凡為工三萬三千有奇木石工食之費僅二千緡

有奇始工於弘治已未十一月壬申訖工於庚申正月癸未為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此哉邑人咸謂是浦之為民病者幾五十年矣一旦賴賢令尹之力民享其利者將無窮焉苟非紀載其成著斯績於弗泯抑何以昭示于後紹斯績於弗替也耶乃相率建亭鑿石置諸閘上介邑庠生朱紳來請予言以記予惟朝廷張官置吏惟以為民故閭閻之下呻吟疾苦率於親民者是賴也而世之銳者樂於速化既無意於為民鈍者安於無為又

無力於為民是以民病日深莫可告語徒為竊嘆而已若今許浦之役其事可謂重大其費可謂浩穰而其為民病亦可謂久且深矣先之為政於斯者亦嘗有慨然一加之意者否乎使非楊君之篤於為民傅君之樂於從善欲求是浦之底績亦難矣於是而知天下之民病亦豈易於瘳乎雖然孔子之論從政嘗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觀之斯役尤可信也是亦惟在於為政者何如耳然則楊

君其無忝聖人之徒歟是用具書以告來者

三吳治水頌　楊循吉

大明啓運光造區夏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王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其人故水土用乂而歲功成焉盖我國家兼包四海邁唐虞以為域厥今江南數郡雖藐列板圖而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為三輔則知當時溝洫之法亦詳也已逮至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繼理兹

土克用浚防以增太平之業非無所由然也皇上統御元元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聖衷盖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粤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葉君具列水利以聞即用其議申命工部侍郎今尚書徐公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詔令刑部侍郎前廵撫何公同其事而員外郎祝君亦以屬從任至重也盖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為大今三江雖具輸瀉無所則嚙田漫禾民滋病焉公用是以德意諭

郡縣發䟽鑿之士十二萬人俾行卽工則判澤支為三道而以常導北流蘇導中流松導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畚揮鍤一日並作爬搔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白茅塘者為功尤力大槩取推蕩令滔滔而已越明年二月功成公有粒食生民之勞整御大衆之畧動而不譁既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惠和彰乎遠邇皇上嘉褒召入朝拜工部尚書又奏以分司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領其職後三年新喻

傅君以郎中至祗承惟謹益取遺規而廣之於是茂績有加而田間父老始相與詣君具言昔之紀載簡畧與興作弗稱願重刻石播盛美乃述斯頌達羣情而使著焉其詞曰若稽古初耒耜未興人攫鳥獸以食居罔攸寧延及陶唐洪水湯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既攘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立民命莫大於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耕鎛在後疏鑿在先明明無逸實著于篇故以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兹

惟艱哉惟我皇上龍飛御宇建元戊申瑞協太祖四海一心同奉真主天縱元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懽忻鼓舞惟帝心乾乾圖茲萬邦爰憫於南之水式思導江誕發大命冊用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事必有賢臣翼其成是以我公肅奉明詔來南經營駟壯是乘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源孰流若通若塞乃起徒衆大致乎厥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月為期毋或病爾爾田爾利聖皇載于懷庶民聞公

勸相盈涯積土為山拔濤如雷瀰瀰洋洋脉理無乖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亟就聲色不施昔民若耕之匪易戚於漂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畆三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衎衎婦子不復聚憂架廬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欣達於四周擁車引襜觀公出游懿我徐公胡德之優匪夏伊周穰穰甫田犬不夜嘷嗚呼休哉盖勞罔不逸而勚罔不報公進六卿寵光有耀明良逢兮世雍熈江南稔兮歲無災聖躬兮萬壽黎民兮不饑統八

埏兮咸樂奚可美兮惟茲顧一代之偉績亦巍乎卓矣

是故敢陳於頌詩

重浚七鴉浦記

姚文灝

東吳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滙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塞松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日大司空徐公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茆海口漲沙

為梗以非人力之可為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楊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為利也但其間亦頗為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於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於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暐常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鼐遂籍二縣近浦之户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

九十丈可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闊直塘兩崖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頹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盖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為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為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如此

云

重濬湖川塘記　祝允明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於私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亂加之是益其亂也惟知及之而以仁守之勇成之則雖不必創作其績有以相時聖后而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稱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為觀舜命禹禹盡溝洫力至胼胝八年若是謂無為不與若邪為不為咸以理理為

而為雖甚勞煩焉猶無為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去禹踰三千年而三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紛若聚訟蘇范文正蘇文忠迨二郟單任等言人人殊至就其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通之不能異也則今日循故理成新功不以鉅徵古今而間然為之者其舜禹事歟太倉州北數十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西分源於太湖歷婁江而下入巴城湖新塘以來滙東達小塘子中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

西突巳城東注清濁交嚙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及湖川而定東北由七丫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渾沙迎合淀壅澱淤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定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隄深十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支川傍田以利迨今久且復淤東至堤身十里餘塘成夷壤草荄糺盤小汛絶滴西至金鷄河口亦僅沮洳民吳紀復奏可下

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疏陋中纔如溝無幾輒
已漲平佃涉兼病嵗庚申民吳賢等乃牒陳於今廵撫
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工部
郎中傅公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官蘇
州府通判陳君暐率太倉州判官黃君譖往相度得其
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抉塗泥導誘
線路畚鍤任輦雲聚蟻運二公躬往視之初塘身既闢
而兩岸相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潰且復合塘

之塞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而固啓役於冬十二月上旬訖事於明年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雞之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畍又六千尺面廣一百尺底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積勞日給導河夫官銀糜三千二百五十兩有竒於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檝便租賦復上下賴之彭公命允明記其事允明民於郡郡大利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研究今昔諸賢緒論愧愚暗無獲然妄謂理之一言貫萬有亘宇

宙弗可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必更張復之而還治茲塘是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瀹而他為乎大哉二公知及仁守而勇成之五行既陳六府惟修有以相后皇補天地蓋其根柢所在獨持一理以宰割百度故不以鉅微循而不鑿有為而若無為若禹之於虞也奚其異於乎勸令規來永古作者之澤以信吾民之刓鏤固小子幸願且承命也不敢辭謹用鋪勒貽烈俾職於後者時消息以斯理將萬世是賴是役也承

引而提挈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董蒞於成者陳君專職之力及黄君也其他叅事於是者後條聯以書

重濬至和塘記 吳瑞

崑之至和塘肇自宋至和年閒郡守吕公為之在當時有五利之説歷年彌久而利物之功益倍近歲潮汐壅淤輕舟輙膠邑城東西數十里為尤甚嘗考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厎定今三江故跡大非昔比不藉故川舊

瀆分殺其勢則震澤東傾潰決四出吳民受患烏有已
時況其道由郡城南下折入東北東北故瀆惟白茅七
浦與茲至和分為三支名入海要道白茅往歲不通朝
廷嘗遣大臣為疏濬之説者謂其功用與三江等而至
和淺涸如故江右姚公秀夫以工部主事奉勑治水吳
中顧茲當濬遂命蘇州府通判陳俁暐崑山縣知縣張
俁鶚即日召工計度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為丈
凡若干為工凡若干深一丈闊比於深十倍中作水線

制其高卑工則計日受直費錢凡若干悉出公奏請民徭餘儲自弘治十年十二月三日興役至廿又六日而畢先是隂雨彌月衆以凍沍為憂及即事晴暖倍常風雪不作畚鍤克施羣情勸洽張侯以公成績徵予記示久遠昔眉山蘇氏論吳中水患不咎諸天而惟咎人事之不修蓋天時之變雖若有數賴人謀而勝之十常七八彼有不參以人一惟委之於天是不究本之論也古之聖人贊化育參天地未有不本於人事者若唐虞置

虞官益掌山澤周禮以中士爲川師我國家川澤之任
則領於冬官大司空今聖天子尤拳拳東南水利廼者
從臣下之請特遣郎官往治其任公由愼選而來至則
延訪鴻碩講求源委荒陬僻藪躬自涉歷未嘗以耳目
寄人謹其封防俾不得以妨農稼決其壅蔽而不逆其
所取由是迂談鑿論舉不足以奪其所見之眞矣茲於
至和一支關係重大雖勞衆費財有所不計其知要哉
而陳張二侯復能一心同德竭力從事鳩工散財杜絕

侵蝕實惠及民民忘其勞故能化梗為通去害為利不出旬月而事功成集皆可書也後之繼公者當時加濬治紹公休蹟豈惟茲水永永有賴因亦得以仰窺皇上參贊之化益宏遠而無窮焉公又近治七浦功亦就緒以其事聯三支併書之公名文灝字秀夫江右人由甲科進士陳侯名暐字耀卿河南人由鄉進士張侯名鵉字宗獻其地同於陳侯而甲科則與公同也

長洲義官疏渠題名記　楊循吉

具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是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爲災是以當治最急然由是抵海越隣尚百里不流不導無所於壑則不獨治以自利亦明矣弘治之二年天子以進士邢侯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歷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汲輸賑補救振百廢民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爲非遠圖每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侍郎徐公以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去

水害而以白茅塘為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於海兹所謂下流之當治者也治則均利而通其上者尤甚於是邢侯任其事加力妙選義官之有材諝者得缺等三十七人畀之人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月工成自芝塘至於廟灣積沙盡決迅流飛疾由蔽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若驅民以他救而不知白茅通而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侯於是役慨焉為諸邑先竟能假鄰以自濟因衆而有功然則其於理水與人咸晢

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焉爾苟不以一名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不可使也於是以其石請噫是真循良古意不可辭乃文其畧而人人列焉

治水義官題名記　楊循吉

江之南比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饑穀翔公私告竭有獻謀於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鉅海為壑水不克下乃災於農請决之便語聞皇帝以為然於是以工

部侍郎徐公兼都御史來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導具區之流注諸東具糧授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役法以伍什百千長其人顧吏少不足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從之郡以下邑徵用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人以往長之者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鄘侯乃汰衰升壯斥愚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得常熟之芝塘用能協力詣志無懈晨夕督促提

調感中程度以弘治八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絲飾列金
鼓躬迓於郭外宴饗有序百瘁咸釋初役之興悍往者
衆旣而多以疾祈中輟侯一折以大誼不聽且約列名
於石以為旌至是惟言之圖踐請於部臺許焉而余受
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豐光復禹跡功利博大實聖
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為生人慶顧得預力其間而
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遺也而侯於此
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士得以

垂聲邑中永永無極蓋一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癸丑進士任邱人至之半載威惠大行誠賢牧也

重濬湖川塘題名記 桑悦

湖川塘橫亘於州其尾少接崑山縣漉潤數十里歲久滯壅窪者沮洳萃沙平原有司被旨欲濬因循功鉅弗果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按視之召所屬諭之曰水利民之命脉昔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陂以利民

時稱賢大夫司馬遷紀之以傳不朽全州之力津以大邑顧歟鄰邪棘鑿允宜令下荷鍤如雲庶民子來工興之中廵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公親履眺相示以勸懲工訖已命鄉進士祝君允明記其顛末矣公軫成功孔艱書告予曰禮云后稷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之力哉塘濬功何所歸凡百執事劾勞已久先生當爲之暴白以勸來者予聞老子云數其車無全車以車分數之曰輻曰輪曰軫曰葢之屬不可枚舉合而言之曰

車而已總名彰則諸名隱理之必然者也今公總名已獲乃不自居而欲分數輻等其德之厚為何如耶是役之興知府曹公綱維有度翼以竟事治農通判陳侯暐身致於河疲病忘息櫛沐風雨膚功告成州判黄君譜崑山縣丞楊君孟奇分董工役勤勩惟均知州李侯端暨崑山知縣徐君聰繫念籌畫第金廩夫州判龔君詔吏目施泰給散以公廵檢孫雄奔走阡陌弗懈皆可數之以詔無極其參事義官粮塘耆老不能悉數宜扳其

尤者書其名姓於碑陰衆議河所由濬公實不得辭其總名

滸墅永通渠記

陳琦

吳郡去城西北一舍許有名鎮曰滸墅濱臨漕河舟航所聚商賈所通驛使交馳紛紜填溢殆無虛時自永樂間通漕以來朝廷設關津以征商稅每歲必簡命地官之廉勤幹濟者蒞焉蒞於是操拘縱之柄而時其啓閉過夜則鑰之以防私度其法舟之廣狹徵賦之多寡按

季而輸之民部其資國用也廣矣然皆視公署猶傳舍以積斂為功績事裁損於利者咸莫之為弘治十二年己未今地官員外郎賴公奉命以來凡百究心一以寬仁為本如商之竹木過此者則曰此工曹已税矣不可為之重征也聽其徑行仍謂往來小航容無斗斛例不納税者且與商舟鱗次放行其間豈無婚葬延醫診援危疾而時刻不可逾者能不苦於稽滯乎爰謀爰度乃即關轄之旁命工鑿小渠以石固壘其修若干丈廣六

尺餘僅容刀舟之度一時之農工漁樵婚喪之人行旅
裹粮之輩晨夕往來無復艱阻於是人心欣躍感戴公
德之至闔之父老相率踵予告曰賴公建此萬世永利
良恐歲久繕治不繼日就湮汩則為民病猶前日願得
一言以紀諸石庶使後之繼至者有所考見以相承於
勿替乎予謂世有古今而人心無古今賴公忠以奉國
仁以惠民秉彛之理人心所同後之君子同寅協恭賛
相輔翼增所未備也必矣又奚為慮哉且公之偉績誠

不止此觀其堂廡惟新窻戶疏達外建屏墻增補石岸財出於官民不知費蓋公廉以濟敏公以施仁故商不濫征而課額自足津無苛留而渡有捷徑實緣射利者無所投其隙倚法為奸者無所施其計嗚呼是可以觀政矣異時秉國之鈞均國之惠即此心之充拓耳又奚庸言因記其渠也而牽聯書之公名先字缺　闕之汀州人由缺　進士任令官云

西華石塘記　王與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厎定而歷代因之以為利川分派別瀦滀溉灌為郡邑者苟知導民使服田力穡則決渠為雨荷鍤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濬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窖庳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為害此西華石塘之所為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無防止水驚風駭浪日三面至漱胦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

君為令特軫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菑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日庀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於湖中旁近之山他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求以癸巳二月肇工盖閱月而成凡為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址廣十尺而殺其上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褚山望之圍環綿亘以屬於其西淋峯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尤

加闢湖壖之地得二百畝以斥為新畬塘成而是夏復澇而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雨蓑風笠歌呼隴畝間以為吾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盍紀之邑校生吳鳴翰氏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善為政者惟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盖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人者也然常待人而其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為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世也然此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不惟

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為備於一時而且乘惠於悠久使此石不泐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獨河内之民之有頼哉君名泰字世隆其治邑多著勞績如鑿穹窿山渠以溉上田置三牐以瀦洩水皆利民事也宜犂聯得書遂為之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吴中金石新編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吳中金石新編卷四　　明　陳暐　編

橋梁

重建安里橋記　姜漸

蘇州府城之東南曰葑門其水陸之要衝有橋曰安里自宋歷元歲久滋廢里人周君玄初時脩真於城東之丹霞館憫其人民之艱於行也謀於里父兄撤而新之經始於甲午秋八月畢工於冬十一月欲求余文以為

記而遭世變故不果閱六年庚子復請記之嘗為之言曰文之有記所以志其制作之勤蓋古人經久之意也近世承平日久碑銘墓碣無處無之可謂盛矣自兵革屢興皆靡有孑遺雖古今士大夫之文傳不傳不可知未嘗不竊嘆其碑之不幸也向使玄初得余文而刻之則其存可冀乎矧欲以余不足傳之言刻之於既毀之後其不為達人之所慨者希矣辭不獲則書其言俾刻之而玄初亦以多故未遑也大明建國之元年師臨於

吳凡附城之輿梁悉為内兵所毁獨是橋賴今大丞相信國公駐師其前無敢廢壞及克城之日師由是而進橋有力焉玄初竊自慶其功之不泯也復來請曰吾始為是役將以濟夫病涉者而已又豈知造物者俾吾新之留以濟夫王師也不然何故者皆毁而新者獨全乎是宜重為之記以夸示於無窮也噫余之言其果可傳者歟然自甲午至於今葢十有六年一求予文而不果一為記之而不暇刻凡再罹於兵而橋幸不毁終濟王

師以成大功則余之言果可待而傳者矣是不可以不記故不辭而具載之使來者有所考焉

重建寶帶橋記　陳循

蘇州府城之東南古運河有橋曰寶帶按河自漢武帝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壖百餘里風濤衝激不利舟楫唐刺史王仲舒始作巨隄障之以為挽舟之路實今為郡之要道也然河之支流斷堤而入吳淞江以達於海者隄不可遏橋所為建也仲舒鬻所束寶帶

以助工費故因以名宋元以來修葺不繼遂致傾圮無遺有司架木以濟行旅每有覆溺之患正統七年廬陵周公恂如以工部右侍郎廵撫茲地覩之興慨乃與知府朱勝謀曰是役工費浩繁不可輙為乃戒有司豫備工材之用又四年為十一年公率知府及長洲知縣張旻吳縣知縣葉錫往計度之所積咸具而俾耆民李禧等董其工橋長千三百二十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中之二以通巨艦其用材計石二千六百丈木四

萬二千五百株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斤鐵一萬四百斤米二千六百石橋既成咸賛頌曰此周公與朱侯經畫之得宜縣大夫奉命程督之有方其惠甚大不可無記會錫以考績至京師來求為文夫為政之道在於惠民惠民之事茍有所當為雖聖賢亦未嘗嫌於勞而不為孔子言政之美而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孟子之謂王政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而民不病於涉蓋謂事之關於王政雖費且勞亦不為過而況於

不勞者乎況於惠而不費者乎諸公之為惠於是邦而能免聖賢之所不嫶其超出於衆人之從政也遠矣予故嘉之而為記

重建越城橋記　張習

吳邑西南横山之下衍石湖之水而東注者曰越來溪溪之上湖之滋有石橋名越來溪橋又謂之越城橋葢今之新郭即春秋時句踐築城以伐吳之地城堞髣髴具存而橋與之尤近故名橋之創未可據所可驗者重

建於前元之至正再修於國朝永樂之乙未風激湖波旦夜洶嚙歲久漸圮邑令文侯為令之三年政妥民安嘗號於衆曰王政之一事非杠梁之謂乎閒頹而未舉伊誰之任乎有以是橋白者侯即首捐俸貲以率邑之願助者聽選民之晳而良者徐衢等董其事仍諭以其風波衝蕩之故墜矴提杙務力倍蓰堅固經始於成化乙亥五月之朔落成於明年庚子六月有六日崇廣若干大視舊各加以尺計者二旁增石欄下衣石址由是

人之所履物之所載咸出焉入焉而無少窒也僉感侯之德以習為邑人授書於石俑記焉考諸成周之言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分内事也夫何政不古若司民社者視治道成梁事為泛常故民往往有病涉之歎况吳為澤國舟楫之所通行者侯顓敏好古勇於為義凡諸廢弛必舉而新之則他日為我國家謀猷之遠大豈不猶之治一邑也邪侯名貴字天爵遼陽人成化乙未進士兹

奉天章召入憲臺司風紀併繫此所以慰民去思之縣云

重建尹山橋記　錢溥

天順六年秋七月長洲縣重建尹山橋成其冬予使交南還縣耆老浦嗣昌迓予而請曰尹山距吳城東南十里許有土巋然起若覆笠而枕于運河之陽舊有石梁跨其上廢凡四十餘年有司憚其工鉅而費殷僅駕木為梁既高且危每風雨晨夜間商旅提携樵蘇負荷而

往返者不無奔仆跌溺之虞都憲萬安劉公廵撫東吳叢務既飭大慰人望爰命郡守黄巖林侯曰是尹山為民涉之病盍易木以石乎捐俸以倡之橋不踰年而底於成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髙四丈二尺而廣視其髙三分之一以石計四千五百五十以工計四千九百有竒堅緻宏壯視昔有加先是滅渡寳帶二橋正統初大司空廬陵周公嘗命郡守況侯成之尹山雖同峙吳城之南獨遺之而未舉豈非有待二君子乎噫橋聿成於久

廢之餘功甚難也劉公能廓先輩之宏規林侯存心愛物將有過於前守之為者宜其同德協謀成此有不難也願為文誌之以為頌予曰事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日之所易非惠而知為政乎鄭子産春秋惠人也捐所乘輿以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蓋謂政有大於此者諸葛武侯嘗謂濟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於治蜀而橋梁道路靡不繕理然則冬月成梁民自免於病涉矣何必市恵以徼名哉二君子可謂知為政矣蘇人歌誦

將踰於鄭輿人之頌推是德於人人當不止於治吳也
系以詩曰尹山有橋界於吳域石既云隤木貽其戚都
憲治吳大施厥德命彼郡侯俾復以石過者思焉永其
無斁

葑門塘改造二橋記 吳寛

吳城東為長洲境其南曰葑門門之東有河河上下有
塘塘之東曰梅里涇又東曰金涇舊皆有木橋以通七
區之人往來者歲久傾圮人以為患里有義士盧珪廷

玉者居常曰珪遺腹子也惟吾父母早世幼鞠於伯父以長年十七即自樹立成家今幸有田廬而衣食不缺者豈珪之自能哉吾父母積德之所遺也且聞吾父母嘗有意於義舉而不及為使吾恡所積而不肯為人不惟謂我愚而亦為吾父母辱矣然吾雖常為之顧無以及於衆也惟二橋人迹必由者是宜伐石改造為經久計乃召工市材擇日興功以弘治十年二月始造梅里涇橋橋成里人僉名曰通濟明年十月再造金涇橋橋

成僉以廷玉之功不可忘也則名曰盧家橋以紀之工部郎中張君守之與盧姻家也以其事當載於文來請且曰葑門有塘其長六七里居民稠密而上塘尤盛塘以土築土既善崩迨天雨更泥濘行者不便數年前廷玉嘗甃以石其費亦不少也乞附書之予嘗觀於今之人凡積之厚者性必悋故好積者早夜汲汲惟其家是圖自門以外與衆共者不肯植一木甃一甎者皆是久之其財與身同於澌盡而已不然遭不肖子孫敗之至

於疏財者異於是然而家益盛身益康子孫又傳之久二者於人事若相反而天道則好還有不可誣者予識廷玉已久固知其為人其治生也無悖入之貨其待人也有周急之心及視二橋使若他恪者不以為意必至於大壞人將病涉矣至於泥途不治若無大害然行者有沾塗之苦仆跌之危亦仁人之所不忍也今廷玉不求於閭里不煩於官府一旦捐數百金為此義舉不謂之賢哉夫義舉人多為之有好名而求人知者又有求

福田利益如佛氏之徒者君子皆無取焉今廷玉念其父母所謂欲報之德善繼其志者則又出於孝思不尤謂之賢哉廷玉常出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平生義事尚多不能載予特因守之之請為書此云

重建勝安橋記　夏璣

蘇城西北虎丘山塘之半有橋曰勝安始於唐舊以木為之至宋端平時里人金暹易以石梁迨我國朝積歲傾圮不堪於行正統己未巡撫文襄周公郡守況公重

建以廣舊制自成化以來累遭大水衝激日底於壞甚於往昔行者病之弘治已未耆民周愺郭鑑勸里中義士蔣璦陸榮為首倡又舉壽聖住山僧圓智里人陸釗勸募朱繼等相為出貲以圖重建白其事於欽差總督河道水部正郎傅公曰此王政之一事乃吾責也又請於郡伯曹公公以為宜時通府陳君長洲劉君吳邑鄺君貳尹竇君又後勸諭而奬導之由是璦等遂經始於是年三月乙酉鳩工聚石財皆民助晨夕監督不憚勞

若匠氏效力而落成於夏六月癸未髙加三尺廣十有六尺翼以欄石行者始免病涉之勞勝安之西不二里許又有橋名范店者亦病於涉公復命粮長江仁老人朱惠等成之於時遠近靡不賛頌水部公之德且謂不可無記乃築亭於橋左請予文以刻石垂於永久則瓊等體公之心可見矣橋成公厚勞之莫不踴躍閧風興起豈曰小補噫天下之道皆然遇水而不貫者非橋梁則患於徒涉也涉水者必橋梁以相濟也橋之濟物如

此况以道兼濟天下者是葢傅公相天下之志也民知向義而樂於為善豈非善政之所致歟敬用刻石以為義者之所勸云

重建渡水橋記　楊循吉

東洞庭峙太湖中心厥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耕田樹果殆無寸地隙人力作耐勤若以儉樸為事廛陌經絡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邑日憧憧然在途摩接無棄陰而晏處者是故道路之宜脩

急於通都弗可以荒遠視也具區港界二峯之間西五里曰莫釐峯東二里曰武峯其南北貫於太湖本具區也以其水恒出是故以為號焉其流廣而且急隔越行旅為必由之要津故有石梁曰渡水廢四十年矣里人慮其工鉅弗敢圖駕木以濟高危凜凜每風雨晨夕人之提携負荷過者多恐怖兢業或仆而溺有之居武峯之下者有曰前賦長吳天禬謹愿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令鄘侯美其志白之郡守史公公大善之遣

吏奬勞曰汝必亟成乃績無終懈惟汝名俟亦曰汝成
予具義汝天禬感勵益勉厥事舊石材惡弗可用盡棄
之别購礭村之良者甃焉遂以弘治九年之九月告成
凡長一十六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為石堤延袤又各四
十餘丈其費金將百挺而不吝工部姚公方督水利事
亦懿而旌之然後山之人大悦弗憂於雨弗惕於夜化
艱虞為坦途下視風濤不我能即驩焉咨嗟以為盛舉
而今賦長吳恪周元鼎實具石以來願有書也余聞立

政以澤人為大澤而不費抑又善焉若夫利害非其獨有而欲使之傾財以濟衆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役之舉雖營於下而實出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成斯人之義皆永永不可刋已其能無述乎然天禧之為是不遺其力而務廣其惠故又有餘績者三若還傍涇之渠出之堤上而道不迂若作屋三楹其西以迓來往而客有息若浚其東之故井且亭之而暍者弗病皆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余故弗敢畧焉

吴縣康履橋記　楊循吉

蘇環水而城其西曰閶門涇會者五奔流處東湍急舟過輙恐由是前人鑿新河以避之而其上因有橋焉以航以塗水陸咸頼利艱在人邑政是觀先是壊且有年罔𡙁靡興石脱幾墜為行者憂岌如也鄜侯任邱人也以名進士來令吴力官勤民百廢咸作至是得其宜修狀乃召里之謹愿有力者十人俾任其事咸以為當民心開永利欣然共命則使良工伐美石易故以新實

其中而飾其外非邇之圖惟久之謨而侯朝夕臨視其
授以法增隆之凡二尺車馬孔宜大舟得通以其昔危
今安克良於行因名之曰康履皆侯意也其經始以弘
治八年十月僅百日工成父老咸曰自侯之來也强革
弱寧四境豐晏吾人之受康多矣今也又康吾橋其能
無書乎蓋衆謀方合而經生朱臣以具石告夫橋仁舉
也百冗充庭而能及於是則措心邑事宜無遺焉抑以
知賢牧之在上才大而餘功建義感而民力隨其澤人

殆如是也是誠宜碑故述焉而以附十人者之名俟名璠字廷瑞有志康世者也兹邑其小試乎

治長涇普濟石橋記 杜啟

長洲縣屬里有地名野塲涇其處居多大家欲重其地美其名也故易云治長猶陳太史為相川沈氏之思賢涇然也亦足以知其民之好事易與為義矣涇逶迤若千里西首鵝湖巨浸南尾曹湖相值盖衆水之瀦也郊原四出則為常熟崑山無錫百里間貿易耕牧弔慶醫

卜往返者之所必由故有木橋名曰普濟廢已久矣陸行不通若干年弘治之七年居民周方等欲創為之募錢於衆得若干貫間歎錢不時集又慮藏之於私家非便白於郡而貯之官既三年歲稍稔請錢於官時典郡者他費之且半僅給餘錢甃成橋堵自是勸募不屬壍垻阻水不通舟行者又三年既而都水郎中傅公奉勑來督三吳水利廵行至其地詢知橋事始末以為於官與民有不得不舉者存歸召知縣劉侯與議之侯曰如

命究厥費數以補給之尚未敷也公又出公帑若干緡俾之盡斥舊規乃甃巨石為之命水利縣丞竇肩董之價充材備民樂趨之不兩月告成縱計一百五十尺衡一十六尺隆三十三尺上為懸虹之勢中穹兩垂影飲河流下為偃月之形洞空輪廓帆檣徑度直欄橫楯偉觀村落不誇改名以便稱謂於是諸用事者請紀石以表公績嗚呼民以義舉而幾廢於官閱歷數年公則興之俟乃承之始畢民志亦維艱哉固宜書之以示後者

勸懲存焉作治長涇普濟石橋記公名潮字曰會別號靜齋江右新喻人成化辛丑進士歷令官公勤廉恕於凡河道事畢盡心力以為民利類此橋者尤多俟名珂湖廣興國人弘治丙辰進士初試縣為政修整竇肩山西隰州人出身太學生奉事克謹餘用事姓名列於陰

重脩夾浦橋記 沈燾

吳號澤國諸水會於具區流而為三江以入於海水由地中行其最衝要者莫有甚於夾浦其地去郡城四十

里在鮎魚口之下流衆流所經水勢迅疾舟楫不能横截中流而渡南通閩浙北接淮揚實為漕運孔道時或烈風甚雨篙人棹卒每多告艱宋紹興初建為石橋人皆稱便橋有五空因以五星為名西納具區之水由吳淞以達諸海奔流日夜靡有停息遂為深淵人疑其下伏蛟龍我朝宣德間一夕大風雨遂傾圮久未有復之者前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忱創為浮橋以代之造船一十六艘鏁以鐵纜架為浮橋上濟渡下通泄權宜

無踰此制歲久屢葺屢壞行者亦每閒阻適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爪涇徐公源與其弟南昌經歷君澄數過此切以為憂適冬官正郎傅公潮奉勅治水廼具利害白之公臨視數四擬復建石梁謀於郡守曹君鳳仍集鄉人野老計之闊三十六丈深如五之一或又疑其成之難者乃命長洲尹劉君珂吳江尹孫君傑絡繹往返議皆如前公仰思切切有閒曰得之矣無易前人成制吾但集材鳩新捐荒圖豐而已又令通判沈君溥陳君

暐縣尹劉君澤復視之皆曰宜然遂增船四艘併舊凡二十選真楠募良匠俾縣丞竇君肩喻君秉協董其事自浦南迤北其維之貫之之具悉倍於前斤之搆之之工咸精於昔又衡於梁者加豐厚之木繫於圻者盡鞏固之方步而履之有若平地俯而視之頓忘其險更置守者六人人有厚給寓有安居傍建屋數楹行而勞者有所憩弘治庚申季冬十九日橋成鄉人聚而觀之咸曰休哉不煩吾衆而溥其利而享其安其功豈小補哉

爰徵文於燾刻石以昭不朽燾以為知水道者事疏濬利徒涉者建橋梁橋梁建立實有礙於疏濬之勢疏濬川澤每多畧乎橋梁之舉二者將安處乎求其水道疏通而橋梁修舉並行不悖而彼此均利莫如浮橋其孰能與於此哉傳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是役也其庶幾乎率由美政步武芳躅不倍乎疏濬之道而得乎博濟之術則其識量宏遠夫豈晚生末學所能窺哉因序其顛末俾後之人知所考云

饒稼橋記　莫旦

橋以饒稼名志豐年也豐年所以為生民立命也召豐年而立民命豈無自而然哉必有大德大功以涵煦於其間而人莫之知也橋在郡城西南二十里南周村之上跨越來溪之支流左右居民務於耕稼亦有以儒為業者是以人無怠荒而俗多謹厚焉橋之創始不可考舊壘石為塊上横以木歲久傾摧將有厲揭之患里士盧綱欲葺之而未能也其子雍以文學受知於欽差提

督水利工部郎中新喻傅公閘以白馬公檄吳縣簿喻君秉詣視之君謀於大尹鄺侯璠給公錢重建而里之好義者皆樂助乃悉以石為之經始於弘治辛酉春三月四日落成於夏四月廿又八日遂為溪山偉觀而行者便焉綱謂不可無述以詔後乃以羨財立亭於橋之北境而以碑文見屬予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農事失時而欲民食足也難矣此橋之所以以饒稼名歟抑於是而竊有感焉吳於元末干戈之際淪於僭

據若於宴政尚何饒稼之望哉幸而我聖祖龍飛為中華主命將出師討張士誠空其巢穴遂以平吳為畿輔重地今百四十餘年惟見黄童白叟熙熙然耕田鑿井以樂其樂孰知上之功德所以涵煦者如此則夫一橋雖小揭以饒稼豈不足以昭上賜而與民同樂也哉余家去橋不遠一望往來於斯習知農事令願與諸父老率其子弟從事於耒耜之閒暇則誦詩書習禮義使父子慈孝兄弟友恭夫婦保守鄉里雍睦興禮讓息爭訟

自然和氣薰蒸豐年可望而所謂業儒者亦將出膺時需以圖補報於盛時也夫然則是橋之建豈止免厲揭之憂而已哉公名潮字曰會今禮部尚書體齋公之弟以名進士累令官所至俱有成績橋梁若越溪若管瀆之數處俱為重建非止是而已也謹記

重修垂虹橋記　錢溥

成化十有七年歲在辛丑暮春之初重修垂虹橋成橋舊名長橋在吳江縣治東三里許洩太湖所滙三郡六

縣之水注三江以入於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水無所洩必有震淩之患人失其濟恒多阻溺之虞則是橋也實據兩浙八閩之衝馹使檄遞者在焉南北興販者往焉蓋要地也橋袤千有餘尺下開七十二洞跨鯨波之闊聳鰲背之峻人行其上第見洞庭諸山出沒於烟霞縹緲間而東駛諸海日夜不少息真勝境也歷歲滋久崩隤日甚殆三之一行者病焉去年冬廵按御史高唐劉公䲵過而見之召其治縣者修之工

鉅費繁未易規復其邑有故義官屠晟之妻趙氏聞之撫其遺孤承宗嘆曰而父積鉅貲以貽汝兄弟今汝兄已歿汝安能獨保其所有邪命孫婿周禋告於縣曰幸毋黷於官毋攖於衆願自為之庶揚夫名於不隕保幼孤於有成於是縣達於公公且喜曰以一嫠婦若此非有烈丈夫志者不能宜令縣學官禮於其門奬勵之蘇衛指揮楊端董治之周禋則稟於趙以酬應之鳩材庀工籌議克合乃出白金千餘兩經始於其冬不三月遄

復其舊煥然維新衆乃請於公願立石以紀述公曰吾聞春秋常事不書此修橋亦常事也奚容書獨以彼稱丈夫者多保利蔑義雖至死不悟而趙乃能之宜書以為積而能散者之勸趙亦遣裡謝曰婦人無聞惟公廵我東吳威聲義聞自足感人而興起焉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余乃嘆曰此雖一事而數善并焉公能使民以義而加夫勸人之禮趙能捨財取義而存夫保幼之仁況端與裡內外謀合上不負公之托下卒成趙之志皆得

犖連書之使後之有事於斯橋者寧不視以為勸乎詩曰諸水𠮷湊滙成具區瀦潦泛溢東海是趨甃石為梁橫亘天衢軒豁呈露罔測端倪垂虹中斷病涉艱虞繡衣使者不言自孚感兹孀婦善保其孤一揮千金惟新是圖坱圠興造廣袤範模龍翔虎伏玉砌錦鋪工甫三月雨霽虹舒勢控湖山秀欱堪輿𢢽奏書傳如履坦途如矢斯直曾不少迂勤召告成有永不磨

重建獬豸橋銘 有序 吳洪

吳江尹侯陳君秉鈞來涖吾邑之三年政平而人愛悅邑衙之前有橋名州橋久圮行者病之侯乃以豐歲勸衆有力者為之民不勞而功倐成惠於民也實多其橋名未易也成化癸卯五月六日夜風雨交作侯二鼓就寢夢神人衣冠偉然揖而進曰子為斯邑令一下車民無凍餒百廢具修是橋之建為民千祀之利也但橋名當易也吾為子告焉子嘗覽郡誌乎是邑儀門舊有亭名獬豸廢久而名存子以斯亭名名橋不亦美乎侯答

曰獬豸乃神羊能觸邪古人取以為御史章服之飾是邑鴻碩顯榮之多將兆於兹也神人聞之大喜而去侯覺驚異筆其説以書來京屬余銘之余邑人也知侯為詳侯以鄉貢進士除是官有清白操毅然有為人不可干志在為民省力屢遇威權不少避侯之大節不可及矣士論偉之咸以遠大望侯也況今聖天子簡賢任使凡在郡邑有異能者悉詔補侍御侯之建橋而神假夢如此固為吾邑之禎侯之超遷將先符於兹乎神之靈

不妄也今特為銘以鏡諸石使后人知是橋之名由玆而立是橋之建由侯而始侯之澤玆邑將與橋同久矣肇工於成化缺年春缺月畢工於成化缺年缺月侯名克弼缺

銘曰猗歟吳江鉅於吳東陳侯之來憂民若恫室家胥悦歲屢獲豐鑿鑿白石乃建飛虹民不告勞千夫率從神乃假夢話言從容有亭獬豸載郡志中乃為神羊一角如龍無邪不觸無佞不攻易此名橋足振儒風侯乃稽首禎兆是崇橋由此名沄

沄朝宗乃期是邑俊髦烈轟致身執法接武登庸孤忠直節咸躋孤公我公超擢兆先此逢神之嘉恵亦因有窮

常熟縣新建迎春橋記

王宗錫

常熟縣治之東南路接崑山太倉為縣通衢舊有橋以木為之易於朽腐修理惟難自吾邑侯下車之明年政事已和即興舉廢墜凡學校城隍廟以至諸司公廨東南濟農諸倉悉為一新因念橋之頹圮行者病涉且慮木之不能久也乃易以堅石申請於今總理河道工部

正郎傅公躍然曰此誠經久圖也即命以行於是召匠計之仍命義民唐政侯琊瞿旭董理其事經始於弘治己未六月十五日落成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幾橋即巍然煥然如長虹駕空見者驚喜橋之麓多侯姓舊名為侯家橋吾邑積歲迎春皆從大東門地頗近北外有觀音堂甚卑隘不堪即事考之節令春從東方來非北地所宜況官吏師生粮塘里老以及通縣旄倪羣聚而觀地不容足邑侯因易以東門總收倉場即事畢經行

此橋其地寛其方正父老歡呼咸曰百年因襲之獘一洗而新之遂改名迎春橋傅公又曰此盛事也不可無言以記其實邑侯與諸寮佐謂予染指卜商之學徵言志之竊惟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若此橋之建舉之者邑侯也成之者傅公也二君子存公平正大之體而有紀綱法度之施所以集此數百年之事功不煦煦為人鰓鰓為惠利澤及人真可書也它如福山唐墅小山湖橋皆常熟要津舊悉

傾圮侯復次第鼎新均未有記亦缺典也茲併入記中以見侯之惠澤如水行地豈特一橋一事而已哉邑侯姓楊名子器浙之慈谿人以名進士起家授知崑山高平常熟三縣方今應召而起大用有期傅公名潮江右新喻世家奉命東南大興水利功業未量若治農官趙祥縣丞張翰楊明主簿郝尚質董資皆能贊襄惟謹亦可書矣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繼斯邑者尚當勿替引之是為記

韓氏脩造橋梁道路記　桑悅

天下之事成於義而敗於利義之為字一而已矣視之無形求之無跡顏字遇之巍巍翼翼曲路得之平平直直城池傾圮有之則飾廩篋落寘值之則溢我為則勇我戰則力大至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扶天綱立人極義其可少之耶是故事以義成不犯五刑物以義得不勞神力交以義結宴賤不絕甚矣哉天下不可無義也練川之婁溪有故家子韓君玞字良玉實魏國忠獻公之後

平生讀書仗義年至六旬顧後無繼因慨然曰吾蓄之富聚之則利散之則義可不為濟人計耶顧婁溪至邑橋梁俱有未修民或病涉邑侯青城孫君璽以名進士宰本邑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茲橋心恐煩民尚未之及遂捐己資自韓涇新團涇譚涇周涇新漕涇袁家涇俞項涇莊涇孫涇為橋者九俱以石易木足為久遠計共費白金數百兩又造北門城隍橋及砌婁溪街三千丈皆垂成初橋既成孫侯申文欽差工部郎中傅公潮大

加嘆賞批荅有云一毫不拔慨世俗之可憎九橋連脩覩斯人之獨異又曰與其厚之以幣孰若華之以文用旌尚義之賢并作守錢之戒令佚備綵帳俾縣學教諭周成彰之以詞并侑以羊尊佚親下其廬鼓樂前導與從塞塗光輝滿路里巷之士無不榮之夫橋之成道路之脩使出於官所損不知幾家所刑不知幾人艮玉以獨力成之於鄉之人前無損而後有益是豈易得也耶夫藏經有曰積財不施者自已無分五家子有分今艮

玉以五家之物為萬民之利所得不既多乎良玉素以之嗣為憂橋功之就即産一佳兒名錫有符孫侯昔日奬諭之言他日見之成立而閲諸橋或期駟馬之過或詠青龍之現必有待也予以文字為職業因為記其事即可勒之於石以垂永久

長洲縣重建官瀆朱涇二橋記 鄁攖

工部郎中新喻傅公以朝命涖吳水利於兹三年凡政之可以利民而行遠者公悉心為之罔憚勞瘁而州縣

亦奉令惟謹莫之敢後公嘗謂橋梁者水利之首務惟長洲官瀆朱涇二橋在郡東北舊隸於縣實當要衝歲久傾壞以為此而弗修則行者病而水道壅非所以為政也乃出在公之銀以為之倡而縣民馮璘曹源等復樂助焉公命縣丞賓君脩專董斯役撤其舊而一新之經始於弘治庚申秋八月至辛酉春二月而工告完官瀆舊修十有五尋崇三尋有四尺廣減崇之二朱涇舊修八尋有四尺崇不及二尋廣減崇過半今視舊咸崇

三尺廣倍之而洞其下者亦然事雖董於所司趨於小民而所以規畫之者大抵皆出乎公是故成之之易而其堅厚雄偉則又可以久遠而非利於一時者也穆嘗稽之郡志橋梁之盛唐稱三百有五十以今視之其數蓋不止是但舊之司水利者皆州縣之佐官無專員其任弗隆往往墜廢自如而水旱迭患邇年以來蒞以廷臣由是其事始重而況忠勤諒直如公者哉是舉也官不知費民不告勞而徒者舟者莫不感嘆謂公之愛民

如此而水道之通誠有藉焉公之惠不其博哉賓君俾穆為記將刻諸石示不忘公之功穆吳人也蓋嘗受公之知而目覩其事故敢執筆而記之公名潮字曰會由甲科進士典内翰而至今官政事文學與其凡大宗伯體齋先生齊名於時

吳郡溪瀆三橋記 陳霽

吳郡橫山之麓震澤之瀆厮流漑壤以通舟楫陸途四達故多橋其東屬吳江為越來溪春秋時越伐吳兵從

之入故名南距澤水二百里為越地茲實吳之故陲也橋曰溪橋溪之支流為筆港修直如筆取象類也橋曰饒稼其南屬吳為管瀆因以名橋襟山帶澤厥維要區饒稼舊為木梁朽折且盡溪瀆皆石為之圮甚墮石刺水中鉅石危欹業業欲崩徒者却顧脅息趨而過舟行者望而憂之經其下驚悸凛汗回視皆相賀或不憚迂路遠出之蓋三橋之弗葺先後數年矣尚書工部都水郎中新喻傅公奉璽書督水利於三吳興廢疏滯鉅細

軍舉既二年行郡經澤中臨視茲土集耆老問狀曰是葺之晚其加崇乎然毋勞爾民下屬邑理其役發符鳩工伐石聚材民爭趨之隄塹借作工用次舉繕危以安代木以石拓舊規新高廣有加焉靡公私錢十有八萬役夫千人始作於弘治辛酉春三月成於其冬之十月綜其事者吳令鄘君璠判簿喻君秉吳江令劉君澤邑丞于君旺竣事諸吏民謀曰公惠民深矣茲一役也功倍而利博廢而克完亟而弗勞不有述也其奚考引公

德以詔於後廼相與來請為列其事以書於石

吳邑重建永安諸橋記　浦應祥

吳為蘇之首邑而蘇實古都會覽周職方延連三江浸滙五湖其波流衝射為濠為塹為溪為瀆為津港為陂塘者難以數計茍可以通舟楫處必資橋梁以利涉焉故橋之為數考之地志城内官橋凡三百九十自其郭外言之則所謂徒杠輿梁者奚翅數倍也承平百年來多所傾圮行者病涉閒有好義者欲修葺而作新之視

上之人無有以勸相而倡率之遂至於廢墜而不舉良可惜也弘治已未工部郎中新喻傅公奉勅總督江南水利來蘇治水之餘令曰橋梁道路利於民者不細乃檄有司出公帑爲倡而民之好施樂助者聽一時要津孔道窮陬僻隅朱欄碧甃罔不聿新誠盛舉也茲者自胥門之西二十里許至木瀆爲橋者三曰永安永濟永福自木瀆之東南不數里許有塘曰福興爲橋者四咸隸是邑公爰洛邑令鄘侯瑶勸農薄喻君秉躬董其役

卑者崇之狹者廣之傾者完圮者固上可以通車輿下可以通巨艦信久遠之良圖而非直目前之美觀也其所以利於民者誠溥且博矣公蒞政三載將復明天子命鄉之民被公之利澤者胥謂予曰公之德政施於他方者咸有名筆以記公之盛今公去爲明天子留而不復至也則公之休美施及吾鄉者歲月流邁能不有所遺亡乎吾輩敢礱礪堅珉請執事文於上庸以樹於通衢以昭示於來者執事無靳焉予是其請遂不辭而書

之橋凡有七其徒庸材用高廣尋丈與夫施財丕作之里民姓氏當別欽於碑陰故於此而畧

歸普二涇通水建橋記 楊循吉

蘇之郭惟西為盛而吳實司之有水焉來自太湖引大瀠而別注者南曰歸涇北流三里至途而止北曰普安涇南流亦三里至田而止中隔小溪涉不及膝村氓以資濟濯灌溉莫之能貫焉弘治辛酉胥門浮橋與邑令任邱鄺侯相水至斯嘆曰噫是固有別津而人不知也

決遂鑿田其克有濟乎於時廵按侍御長沙袁公方祗
奉命孜孜治道郡侯汝寧曹公盡力民事尤敦惠愛侯
具以請皆慨然許可侯乃集地之耆年而敏事者語以
故咸曰茲川湮塞且數百年今故形具在龎眉之老思
復其舊而不可得大夫有意吾儕其何幸則又諭田者
俾告之果以地獻涓日斵土庶民子來不旬月功告成
凡用役一千闢地四十丈而南壅之決於一日者不與
焉沿流而行又隨在疏剔其遇地之侵官而屋其上者

必斥無貸豪强共命惟恐後伐樹祛蘊洞爲流波一望
洋洋靡有阻遏於是鼓楫而過者無虛晷臨流而宇者
競厥居黎庶相慶胥來聚觀若天造地設理固有定而
適成乎今也方役之始侯欲廣渠容巨艦慮匪甲梁可
納乃作十橋跨其上在北者首普安領其五曰昌禄壽
安永福積善富民在南者首歸涇領其三曰通惠彰盛
豊利七之用石三之用木率取隆顯壯於里廛朱闌綠
波照映遠近級以備雨徒者便之然後鄉人以爲舟之

出是有二美焉胥不能沮閡不能險是民志也乃謀伐石書偉功謂愚居與水適宜不得辭愚惟物欝則思通然必遭而後濟功成則不朽然必恊而後克觀之斯渠昔否今亨脉於大川其不有遭乎上下一心以建厥飭其不謂恊乎雖然由是以求執政之賢不可以不志闕

持法而憲體振惟郡侯公以廉闕

惟令侯承之以勤能潔脩而邑闕安

堵樂業熙熙乎無所不遂也闕一時餘事

流澤布麻而亦埀之闕　而苟通物之任秉

建功之機旣闕　哉是以敢筆其詳以示於

後世闕

吳中金石新編卷四